

掉下來了，剛巧我抬頭張望時，卻發覺一個人騎著一輛老式的機器腳踏車，往其中一條路走去，那人穿著白色的襯衫，只帶著一頂斗笠，連雨衣都沒有，背影似乎有點像曾祖父，但轉念一想曾祖父早已過世了，他一定是漁村裏的人，而且一定是回漁村去，所以我立刻加足馬力，想要追上他，和他一起往漁村，但奇怪的是無論我怎樣加油卻和他仍然保持同樣的距離，而且他卻一樣的不疾不徐，猛按喇叭，他也不回頭，而且明明記得那種老爺式的機器腳踏車絕對不可能跑得過我這台BMW五百西西的摩托車，我甚至扯起喉嚨大聲喊，他卻理都不理，模糊的印象中只知道他帶著我走過了幾個驚險的彎路及一個巍巍欲顛的小橋，我努力的張大眼睛，生怕會失去了他的踪影而再度陷入危境中，這時遠遠的可看見漁村的燈火了，我禁不住的想要歡呼雀躍，前面卻傳來一陣緊急剎車聲，我嚇了一跳，也跟著剎車，立刻一陣轟隆聲，一塊大石頭及一堆泥沙由上面的山坡滑下來，這塊大石頭正好落在我和前面那人之間，登時我全身冒出一陣冷汗，若剛才繼續走，恐怕現在已躺在那塊石頭底下了，好不容易，把車子推過了那堆沙石，卻找不到那個人了，不過沒關係，因為漁村就在眼前了。

進了村內，家家戶戶都門窗緊閉，整個村子都黑漆漆的一片，而曾祖母的住處卻燈火通明，她老人家早已在大門口等我好久了，看到我來了，不顧那傾盆大雨，跑出來緊緊的拉著我的手，又埋怨我不該冒險前來的，同時吩咐管家把我的車放好，進入屋內，她找了些乾衣服幫我換好，又親自煮了一大碗薑湯看著我喝下去，才放心的笑容滿面，並詢問我是如何來的，「好險呀！」我驚魂甫定的說：「幸好一位村民帶領著我才找到的。」然後一五一十的

把全部情形告訴她，但我發覺她面色凝重，待我說完卻見她淚流滿面的說：「那個人不是別人，是你曾祖父。」乍聽之下，我張口結舌的楞在那裏好半天，才結結巴巴的說：「怎麼可能？曾祖父不是已過世好多年了。」曾祖母擦乾了眼淚，緩緩的對我說：「孩子，你曾祖父還在世時，他對這個漁村充滿了愛心，不但替村民爭取到了許多福利，同時又設獎學金幫助那些清寒的漁民子弟，而且每至颱風來時，不管風雨多大，都要騎著那輛，也是全村中唯一僅存的一輛機器腳踏車到堤防及港口去巡視，許多人以危險來勸阻他，也有人建議他換輛汽車比較安全，但是你曾祖父是個念舊的人，他還是一直把那輛機器腳踏車保養的很好，在那時他也會帶一些迷途的遊客到村中來避風，一直到過世以後，每值颱風，偶而我也會聽到某些村民傳說在堤防及港口看到曾祖父，剛開始我也一樣不敢相信，後來看到了一樣東西才相信的，我可以帶你去看看。」曾祖母帶著我穿過重重的廂房而來到一個堆放舊物的倉庫，打開庫門我被眼前的景象給嚇住了，一輛機器腳踏車靠在一邊，但是卻濕淋淋的，車輪上甚至還沾了些泥巴，曾祖母摟著我說：「不要怕，他是你曾祖父，確實是曾祖父救了你。」想到以前一直最鍾愛我的曾祖父，我再也忍不住而抱著曾祖母痛哭。

第二天，風平浪靜，整個漁村又恢復了往昔熱鬧的場面，曾祖母和我準備了一些鮮花素果，到山頭面對大陸曾祖父的墳上祭拜，冥冥之中我總覺得似乎看到曾祖父在摸著他那花白的鬍子對我呵呵的笑著，回到曾祖母家中，我信步走到倉庫中，卻又呆住了，那輛機器腳踏車上厚厚的一層灰塵，車胎扁扁的沒有一點氣，至少有兩、三年沒有人騎過它了。

# 吟開春明

韋

又是新的一年，開學的第一天，吃了一頓好早點，呵了滿面的霧氣，一切都變了，只有鹹豆漿的味道依舊那麼引人。

看了、聽了畫眉，為何心中不如想像那麼舒服！

當主人意氣揚揚地訴說畫眉的本領，吸了一口水後，牠忍不住一聲高吭過另一聲，樹梢上頓時靜悄悄的，溪雲也凍結起來，這是牠的驕傲吧！春天却忍不住悲傷起來！有些快樂是不能分享？還是不懂分享？

「人生至此，天道寧論」，接到Z的信，心中陷入怨愁無助的深淵，肝炎與肝癌，我們的精神與肉體無時無刻不在接受挑戰，在培養皿上畫了十字架，翌日菌落滿滿地貼在架上咧開兩排利齒。

把日子轉了三百六十度，雲破天開，該走、該放下時，一絲帶不去，還是面臨死神做一個勇士。

在信末附了四句蘇源的詩：「人世悲傷觸處多，迴心祇樹欲如何。龍華會上稀兒女，縱得無心懶放歌。」

無意中，把「歌」拉得好長好長……

「日子不再停留，只有光陰造成一種似錯非錯的感覺。」

「你一定要記得：在追求愛的過程中，千萬莫再哭泣，並不是每一段都有玫瑰的芬芳。」

「人不過是在『無常』中追尋『常』的道理，好縱逸樂到最後必為『無常』的犧牲品。青春並不是輕薄得可以任性拋擲、追逐。」寫完了這些，我滿足地握筆望著天邊……

準備著，把自己的感情再調得適度，讓弦不鬆不緊地拉著，讓樂音輕輕地滑過，在夢中期待另一個夢……直到有一天，我們不得不遠離。

因為我知道春天曾來過，今日恰似昨日，在我把杜鵑別上的一刻……